



四

做通了村民和村干部的工作,这对修路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,后面还有很多更难更艰苦的工作等着他去做。然而毛相林被修路的激情鼓舞着,不知疲惫,像一只永不停歇的山羊奔走在下庄的沟沟坎坎。

修路最关键的是三材物资(火药、雷管、导火线)。三材物质是被国家严格管控的,必须要找到相关单位才能弄到。毛相林就和方世才来到县里,找到县农业局局长朱崇轩,向朱局长仔仔细细说了他们想修路的事。朱崇轩之前在骡坪当过区委书记,下庄正好是他的管辖之地。方世才是以农经干部的身份驻村的,恰好也是朱崇轩的下属。有了这两层关系,朱局长听完他们的叙述以后,深深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,当即决定支援他们价值10万元的三材物资作为启动物资。朱局长当时嘱咐他们说:“修一截就要修好,就要修成功,就要修得像路。”

有了物资,这就需要对接路进行勘测了。村里没有人懂勘测,只好到外面去请。毛相林到三溪、起阳,先后请了两个懂勘测的所谓“土专家”进行实地勘测。当时勘测的难度之大超乎想象:三面都是几十丈高的绝壁,根本无立足之地,不可能去实地进行勘测。又没有现代化的测量工具,很多地段只能去对面山上根据山势确定修路的路线。尤其是鱼儿溪、鸡冠梁、私钱洞那一带,更是险中之险。

那些天,毛相林每天和几个村民一起,背着绳子,拿着镐头,陪同专家爬坡上坎。衣服一天下来没有几个时候是干的。渴了就喝几口冷水,饿了就吃几口带的干粮。就这样,毛相林他们硬是用最原始的办法,啃下了勘测这块硬骨头。

五

1997年农历冬月十二,毛相林永远记得这一天。这一天是他们正式开始修路的第一天,也就是正式发起了向绝壁挑战的第一天。为了在冬月十二这天准时打响第一炮,毛相林带着村民其实在头一天就已经来到山上了。他们背着炸药,背着各种开山掘土的工具,还背着粮食以及被帐等宿营的东西。他们知道,这一上山就要很多天才能下山去了。

这天天刚蒙蒙亮,毛相林就叫起村民忙碌起来。他跑前跑后地指挥。由于大多数村民是第一次参加修路,上了工地茫然失措,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毛相林就耐心地讲解,生怕出现一点差错。四队队长刘崇凤由于以前修过路,毛相林就让他来炸响第一炮。

然而修路的难度仍然超乎想象,比勘测的时候看起来的难度要大得多。

鱼儿溪两面夹壁,壁间距离只有几米,抬头向上望去,就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线天空。溪水在沟底哗哗地流过,清可见底。偶有游鱼一闪而过,很快没入石缝之中了。然而毛相林他们没有心情欣赏这自然的美景。岩面光滑,岩壁垂直,没有地方可以立足,也没有地方可以安放炸药。村民于是用绳子拴在刘崇凤的腰上,把他吊上崖壁。刘

绝壁抠“天路”(二)

邹和平

崇凤在崖壁上,用凿子一点一点地抠出了一个炮眼,填上了炸药。当一声巨响过后,烟尘散开,村民看见崖壁被炸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,忍不住都欢呼起来。

毛相林看着欢呼的村民,眼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这一声巨响来得多么不容易啊!所有的心酸,所有的苦楚,在这一声巨响过后,都是值得的。这宣告了下庄新的一个时代终究会到来。

从冬月初八动工修路,到腊月二十八放假,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他们修了100多米,对一群普通的村民来说,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。

六

正当毛相林带着村民在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,毛相林又遇到了一个坎。王光海的么儿子王先银在撬石头的时候,一不小心掉到5米深的河坝里,当时送到医院去检查,肋骨断了一根。如果还深一点,后果不堪设想。毛相林最担心的安全问题还是出现了。他回到家和家人说起这件事,毛父听到后当即又发火了:“你硬要把人修死了才罢手吗?”

毛相林知道父亲这是为他好,怕他路没修好,死了人不好向村民们交代。然而毛相林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了,不修也得修。再说,遇到这么一点困难就退缩也不是毛相林的性格。他只是向父亲保证说一定注意工地上的安全就匆匆离开家了。

王先银的哥哥王先金那時候也在工地上,了解事故发生时的情况。毛相林去他们家说明情况的时候,王母什么多话也没有说,只是让他们好好修路,别担心他们。毛相林心里很是感动,遇到这样的乡亲,他有什么理由不把事情做好呢?

然而迈过了一道坎,另一道坎又接踵而至了:先前筹集的物质和钱财用完了,怎么办?再向村民去筹钱已经不可能了,许多村民第一次交钱的时候已经是砸锅卖铁了,他实在不忍心再那样做。

不能找村民要,就只好到外面去想办法。毛相林和方世才于是又老着脸到县农业局找到朱局长。朱局长听他们说完情况以后,几经周折又给他们联系了价值23万元的物资。后来就有作家覃昌年、记者侯长清等来到下庄,深深被下庄人的精神所感动,一篇篇报道飞向全国各地。很多人从报纸上了解情况以后,开始捐款捐物。许多学校发动学生每人捐5角钱支持下庄修路。可以说,下庄这条路之所以能够修通,是离不开全县人民,甚至是全国人民的大力帮助。

毛相林后来想,每次他遇到困难的时候,总有贵人相助,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命好,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事业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。

七

1999年,这一年大家都在讨论世纪末年,都在猜测人类是否会毁灭,地球是否会大爆炸。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一年都平安度过了,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1999年,对于我们祖国来说,却有一件非常

值得庆贺的事:澳门胜利回归了。

然而1999年,对于毛相林来说却是最让他心痛的一年。他一直关注着工地的安全,并且时时刻刻都在向村民强调安全的时候,事故还是接连发生了。

1999年8月的一天,沈庆富正在工地上凿炮眼,突然从上面峭壁上落下一块斗大的石头,直接砸中他的头部,他当即掉下悬崖。

那天负责在工地施工的村会计杨元鼎感觉心慌,全身乏力,有村民叫他去他们工地看看,杨元鼎说什么也不想动。他说,我等等再去。没想到没过多久,就传来沈庆富从悬崖上摔下去了的消息。几百米高的悬崖,又是被大石砸中头部的,掉下去哪里还有命在。

毛相林听到村民的报告,急急忙忙往出事的地点跑。他跑到那里向一眼望不到底的谷底看了看,腿一下子就软了,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然而他不能倒下,他是这支修路部队的主心骨。当他带领村民把沈庆富从沟底抬上来的時候,沈庆富身体已经冰冷,早已没有了呼吸。村民们看到沈庆富的尸体,都难过得哭了。

那一年沈庆富26岁,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他结婚还不到两年,孩子还不满一岁。看着这孤儿寡母的,毛相林心里无比地内疚。然而修路不能停,安葬完沈庆富,休息了一个月,毛相林带着村民们又上工地了。

可是祸不单行,就在这事故发生后50多天,1999年9月30日,悲剧再次发生了。

前一天下午,有记者要采访黄会元,可是当记者给他拍照的时候,怎么也出不来图像,就一团黑影。记者心里发生了疑问,可是又不敢说出来。(人的生命真的很神秘,可是在事情发生以前,我们总是读不懂生命给我们的提示。)

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,第二天一大早,黄会元还是像往常一样上了工地。工地上放炮以后,他要把松动的岩石撬下来,可是他在撬一块岩石的时候,杆子怎么也插不进去,于是他抽出杆子想检查一下,就在这时,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当头滚落,直接把他砸落300多米深的沟底。

当时村会计兼施工员杨元鼎正站在离他不到10米远的地方,亲眼看见这一切的发生。他说,当时就听见一声响,还来不及眨眼,黄会元就不见了。看见事故发生,杨元鼎飞跑去向毛相林和方世才报告。

毛相林和方世才急急忙忙来到出事的地点。当他们下到谷底的时候,看见黄会元的身体已经被砸得不成人样了。他们抬着黄会元的遗体把他送回的时候,毛相林做好了挨骂甚至是挨打的准备。可是黄会元的父亲,当时已经72岁的黄益坤不但没有责骂,反而感谢他们找回了黄会元的遗体。他还说,修路哪有不死人的,他是为子孙孙孙死的,死得值。他还煮了几个鸡蛋递给方世才,对方世才说,方同志整天也在工地上和村民一起忙,方同志也辛苦了,吃两个鸡蛋补补身子。方世才拿着鸡蛋,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死者已矣,最重要的是如何让生者安然度日。黄会元上有老父,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子女,于

是毛相林一方面给他的妻子杨志慧申请低保,另一方面又联系外面解决他的三个子女学习资助的问题。幸运的是,这些问题都很好地得到了解决:大女儿由骡坪派出所资助了书学费,二女儿由北京的一位作家承担了书学费,小儿子由《万州日报》一位姓孙的记者承担了书学费。现在他的三个子女都大学毕业,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。

安葬完黄会元,毛相林对于修路有了一些疑虑:我这样修路到底值不值得?修路本来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,可是以这样鲜活的生命作为代价,是不是太沉重了一些?

不到两个月就死了两个人,毛相林一想到就忍不住心痛。他们都还那么年轻,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呀。

到底还修不修路,毛相林在鸡冠梁上又召集村民开了一次会。村民们都坚决表示,一定要修路,不修就对不起已经牺牲的人。

路,还得修。村民们无私无畏的勇气鼓舞了毛相林,更加坚定了他带领大家修路的决心。在黄会元葬礼后的15天,毛相林又带着村民上了工地。这一奋战,又是几个月。

时间来到1999年腊月27,这天一大早醒来,睡在偏窝里的毛相林看见一场大雪覆盖了远远近近的山峰。他们头上,身上也落满了雪花。在这一刻,毛相林感到无比地劳累。是啊,经过这几年的艰苦的修路生活,是钢铁的身子也要融化了。

当时在工地上的村民还有一百多人,毛相林把他们召集起来说:“今天我们不修路了,我们放假。”

有村民坚持说:“我们还修两天,修到腊月30去。”

毛相林说:“今年不修了,叫花子还有三天年过,过了年我们再来修,今天都回去好好过个年。”毛相林实在想给村民放个假,也给自己放个假。

八

从1997年到2004年,毛相林他们就这样,以最原始的办法,用了整整7年时间,硬是在绝壁上“抠”出了一条长8公里的“天路”。他们不等不靠,发扬自我拼搏的精神,书写了一首当代愚公的赞歌。

让我们记住那些为了修路而牺牲的英雄们,他们是:沈庆富,黄会元,刘从根,向英雄,刘广周,吴文正。愿他们在天堂能够得到安宁。

让我们记住那些筑路的硬汉们,他们是:马振贵,刘崇龙,张祖清,杨元国,杨元鼎,王先峰。愿他们在新的时代里一帆风顺。

让我们记住下庄一个一个毛相林们,他们在新时期,给愚公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。

当我结束这次采访,坐车返回途中,我再一次回头看了一眼下庄,这美丽的世外桃源。(完)



诗雨

乡村等待一场爱情(外二首)

张乾东

大片大片金黄的稻子
被风一吹
像美女的裙带在乡村飘逸

那时候
爸爸在稻田的前面
妈妈在稻田的尾上
他们收割稻子
也收割了爱情

母亲已经离世多年
父亲的稻田只剩下
一丛丛野草在招摇

田野一直在等待那位
刀一样锋利的男子

父亲再一次持刀走进心爱的土地
野草们应声倒下
满空飘扬的飞絮
多像他深埋心间太久的爱情……

稻草人

活在庄稼摇曳的季节
当田野光秃秃的时候
它就结束了自己的使命
与野火一起化为灰烬

看到第二年田野上新的稻草人
乡亲们都开玩笑说:
“四哥,这些新稻草人比去年那些
更好看,就像一个全新的生命诞生了。”

父亲最清楚,一年复一年
都是同一批稻草人
守护着自己的庄稼

焚烧的时候,他取出了稻草人的精骨,
付之一炬的只是破旧的外衣
父亲要让它们来年都穿上迷人的新装

雪的轻与重

一片片雪花的轻,最先被一些
寒风吹乱的麦苗掀起

它们的重,很快被一位
穿着棉衣劳作的老人接住

老人在田野上蹒跚移步
嫩嫩的麦苗把绿涌向天边

他们把天地间的轻与重
演绎得惟妙惟肖

茶叙旧,直到眼睛都睁不开。

如果时光可以重来,我们依然同桌吧,你在左边,我在右边,如果我不小心越过三八线,你不打我,好吗?

如果时光可以重来,我们依然黑夜同行,你走前边,我走后边,不坐车,依然微弱的手电。

如果时光可以重来,我们依然同床吧,你睡左边,我睡右边。冬天冷的时候,让我钻进你的被子里,好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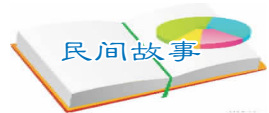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时光不能重来,让我们下辈子还是同学吧。亲爱的们,你愿意吗?



有,他把回答的话说了,媳妇子教他:“你个傻儿呀,哪能种浪个多,下回少说点。你看隔壁李大哥,从来不说失格的话,哪个像你个傻儿哟!”

过了一段时间,傻女婿又提了几斤面条到老丈人家走亲戚,舅母子接过面条,问他:“你们家今年种了好多麦子嘛?”他想起上次回答种菜籽说多了,这次麦子少说点,就回答:“种了一酒盅麦子。”

舅母子听了哈哈大笑:“种一酒盅麦子,等你媳妇子坐月子时吃么哩?哦,真的,你媳妇子好久做月子呀?”他回答:“这个我不晓得,你去问隔壁的李大哥,他从来不说失格的话。”



如果时光可以重来

周善梅

响过,灯光灭了,才是我们狂欢的开始,我们在木板铺成的筒子铺上,顶着床单玩狮子,或是将某个同学压在下边,肆意地笑,直到下边的同学由惊叫变成哀号,再变成低声的抽泣,我们才停住罪恶的攻击。

三十年前的故事,留在最珍贵的记忆里面。直到有天,你听到一声深情的呼唤:回来吧,小伙伴们。深深的呼唤,穿越时空,来到你透明的梦中。

是该回去看看了。于是,你放下刚上任一个月的工作,安排好家中的孩子,处理好公司的事务。从新疆北京,从广东上海,从湖南成都,从南海北,齐聚母校。不管骄阳似火,

不顾舟车劳顿,心中只有一个念想:我要回去,我一定要回去!三十年后,你回来了,回到了当年的母校,回到了当年的小伙伴中间。三十年前的丫头小伙已是人到中年,当年最小的崽儿如今已是白发先到的中年大叔;当年英俊潇洒的谭老师已经头生白发,戴着远视镜;当年活蹦乱跳的女生公敌游壶儿,如今也是走几步就娇喘微微。岁月真是把杀猪刀,刀刀催人老。

三十年后,你回来了。带着不改的乡音,呼着同学的小名,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笑,僵在了脸上,泪,掉在脖子上。只恨时间太短,相见恨晚。夜,成了白天的继续,把酒狂欢,喝

巫山民间笑话选·憨痴篇

向承彦·收集整理

铜钱厚

有个傻女婿要去给老丈人拜寿,媳妇子说:“你还是说几句好听的诨语,免得都把你当傻子。”

他说:“那我说么哩嘛?”媳妇子就教他:“我爹家里是织土布的,你就称赞布织得好。你说:‘好布,亲爷的布,二丈四尺长,三尺宽,铜钱浪个厚。’”

到了老丈人家里,老丈人邀请客人去看布坊,傻女婿摸着一匹布说:“好布,亲爷的布,二丈四尺长,三尺宽,铜钱浪个厚。”土布纱子较粗,一般比较厚,说它像铜钱厚是称赞质量好,老丈人听了十分高兴,心想傻女婿今天不傻嘛。

席桌上,有位客人和老丈人攀谈,问:“您家今年喂猪哪个样嘛?”老丈人回答:“还好,蛮肯猪。”他一嘴接过来:“好猪,亲爷的猪,二丈四尺长,三尺宽,铜钱浪个厚。”

老丈人气坏了,骂道:“放屁!”他说:“好屁,亲爷的屁,二丈四尺长,三尺宽,铜钱浪个厚。”

种一酒盅麦子

有个傻女婿,提了几斤菜籽油,到老丈人家走亲戚,舅母子接过菜籽油,顺便问他:“你们家里今年种了好多菜籽嘛?”他多想说点好,就回答:“种了一石菜籽。”

回家媳妇子问他开了黄腔没



荷趣(国画) 宋彩文/作